

總理遺囑淺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政治訓練部印行

總理遺囑淺釋

一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二 總理遺囑之由來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是國民革命的導師，是手創中華民國的國父，他一生爲解救同胞的痛苦顛連，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艱難奮鬥，垂四十年，這真是有史以來僅有的革命領袖。可是當民國十三年冬季爲着要開國民會議，扶病北上，不幸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旅邸與世長辭了！

這是無容說的，總理之死，是我們全國民衆的最大損失，同時，也是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大不幸，所以除了帝國主義者和其工具而外，沒有一個人不悲痛的，尤其是我們國民黨的同志！可是我們當革命尚未成功的途中，驟然喪失了導師，好似航海者在驚濤駭浪中死掉了舵工一樣，然而猶能繼續前進，不怕艱遠，不致沉溺的，全靠有了指南針，不致走錯方向。同樣，總理賜給我們的指南針在那裏呢？就是那一百四十五字的遺囑。

遺囑的經過是這樣的：

自總理於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協和醫院受手術後，已發現是一個不治的肝症。當時在北京的同志，聽了這個不幸的消息，都覺得此後各同志身上，要負一個很嚴重的責任，所以政治委員會就在那天晚上開會，大家商量了好久，都主張應在總理未臨危以前求他有一

個遺囑，好叫一般同志遵守。但大家總還希望 總理的病不致絕望，如果對他照直說明是不治之症，使 總理心上預備逝世，會消滅他許多抵抗的精神。因此大家都決定非到最後時間，不能夠將他直說，直到二月二十四的上半天， 總理覺得很辛苦，已有些支持不住的樣子，醫生也告訴侍疾的各同志說：『孫先生已經到了極危險的時候了，諸位有甚麼話要請示的，就在這時候好了。』因為以前大家都知道 總理的病是絕望了，所以都極力主張遵照 總理的意思預備一個遺囑，以便到危急的時候，請 總理簽一個字，作本黨永遠遵守的信條，大家決定好了，便託汪精衛同志筆記。所以汪同志聽了醫生的話，便約同孫哲生孔庸之宋子文二位家屬，先請孫夫人出病室，他們四人進房。 總理見了他們，叫進前去，似乎有點覺到自己是不起的意思，隨即說道：『你們有甚麼事呢？』那時大家都還不敢直說，稍緩，汪同志很委婉的說：『當一月二十六日那天，先生進了病院，許多同志，都責問我們，要請先生留些話給我們，先生的病好了，便無所謂；設使不好，我們還可以聽先生的教訓，我們知道先生是能夠和病魔抵抗的。不過也想在你精神好些的時候，請你留這說話給我們，在二十年之後，也可以受用。』 總理對於汪同志的話，很聚精會神的聽。聽完了後，答道：『我生是有話說的，我死便由你們去做，也不必我說了。』汪先生再請求說：『看我們 總理的病，一定可以好的，不過在沒有完全好之先，恐怕調養時間太久，不能夠理事務，而

本黨的事務，現在又是很忙，不能停滯，所以還是請總理早說幾句話，讓我們能夠遵守，去進行黨務才好呢！」總理沉默了許久，才打開眼來諭曰：「我看你們是很危險的呵！我如果是死了，敵人是一定要來輾化你們的，你們如果不被敵人輾化，敵人一定是要加害於你們的。你們如果要避去敵人的危險，就一定要被人輾化，那麼我又還有甚麼話可說呢？」汪同志答道：「我們曉得大部分同志都能夠聽先生的話，什麼危險，什麼生死問題，我們都不管，先生教訓我們很久，也可以相信我們是不怕危險不怕敵人的。」總理聽了這話以後，閉着眼，點着頭，表示贊成的意思，接着說道：「你們要我說甚麼話呢？」又說：「我已經著有許多書了。」汪同志答道：「是的，先生著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我們都要寫上去的，但還想先生有些總括的話，」這時汪同志記得總理由天津往北京時吩咐過幾句話，那時總理精神尚好，他親口授汪同志寫下的是他「四十年革命之目的，是在求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這句話是用傳單替代演說，散給民衆的，除這句話以外，總理這時還簡單說明革命的方法要特別注重兩點：第一點是喚起民衆，第二點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汪同志聽了他的話，就馬上記起來，在他面前寫好，慢慢地讀給他聽：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

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讀完之後，總理表示極滿意的態度，點頭論曰：「好呀！我很贊成呀！」又備了一張家事的遺囑。由汪同志一字一念道：

「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爲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總理聽了也點頭說：「好呀！」此時汪同志等原想就請總理簽字，但是孫夫人在房外，正在哭聲很哀，總理就說：「且暫時收起來罷，我總還有幾天生命的，」他們那四個人，祇得遵從命令，不敢再請求簽名了，依次從病室中出來。隨即到政治委員會報告。當時有許多委員在座，他們有些是早已在外面探望，都聽見總理的說話的，就一齊簽字證明，由汪同志存在身邊，等到他危急時候，才拿出來簽字，這樣，延長了十多日，一直到三月十日晚上，總理病狀太不好了，沒有法子再支持了，十一日總理對於各同志和家屬便吩咐說：「現在要分別你們了，」更要汪同志到床前說道：「拿前幾日所預備的那兩張字來呀，今

日到了簽名的時候了，」汪同志就把那兩張字呈上，將孫哲生身上帶的筆交給總理，由孫夫人含淚託着總理的手寫簽名。總理所寫的字雖然腕力很弱，但是寫得很清楚的，以上是十一日早上總理把遺囑簽字的情形，到了那天下午，總理還有很長的話對孫夫人何香凝同志說的，實際上原也和遺囑一樣，不過沒有簽字，故不能當作正式的遺囑，那晚八點鐘，總理斷斷續續的還說了許多話，或用中文，或用英文，頻頻說的，就是『和平』『奮鬥』『救中國』這幾句。到了半夜，醫生說總理的脈已散，快就要去世了，這時總理像要說話，孫夫人聽得是叫汪精衛同志，汪同志走近前來，已是不能言語了，就只喘氣不堪。延遲至十二日早上，我們的總理便和全世界的人類長辭了，便和他一手創造的中華民國永遠分別了！

同志們！同胞們！這就是總理遺囑的由來，這就是我們今日得有指南針的經過。當時一般同志一面料理喪事，一面把這張遺囑用鏡鑲好，放在總理的靈前，叫大家共見，待喪事完後，又把他運到廣州，藏在一個極為嚴密謹慎的地方。是年五月十六日本黨開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時，通過接受總理遺囑案，發出鄭重的宣言和訓令，並且通告各黨部，每次開會都要恭讀總理遺囑，十五年一月，本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又一致通過中央執監委員會所提出之『謹以至誠接受總理遺囑並努力履行之』的決議，同時

，又擇定觀音山從前觀音廟舊址，即該山最高處，建一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總理遺囑紀念碑，以垂永久，這就是本黨接受總理遺囑的經過，是我們大家所當一致恪遵的！

可是現在還有極少數糊塗的人，妄自懷疑遺囑的真偽，甚至想根本推翻，這真是肆無忌憚，不識大體了！殊不知遺囑的由來既如上而說的鄭重而且周密，決非一二人所可偽造的。即就當時證明的人而言，包有現在意見出入的同志，如果中有破綻，那有不於當時否認的道理呢？本黨中央以至誠至敬之心接受總理遺囑，並通告全體同志切實遵行，於今三年，毋敢懈怠，今乃突然發此奇問，我誠不知道他們是何居心！

本黨接受總理遺囑宣言，曾經這樣的說過：『吾人今日唯一之責任，則在完全接受總理之遺囑，自今以後，同德同心，盡吾人之全力，犧牲一切自由及權利，努力為民族平等國家獨立而奮鬥，以繼續總理未竟之志，我中華民國國民凡能接受我總理之主義政策以從事於國民革命之工作，而為國家及民衆謀福利者，皆為吾人所敬愛之同志，……反之……皆為吾人之敵』又於接受總理遺囑之訓令中。聲明決議遵守之辦法三條，並說：『我全體同志，應知吾黨之成立，由為創造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總理孫先生，總理在時，總理之人格為一切主義政綱策略之保障；總理既沒，則保障總理之一切遺教者，惟有本黨之紀律

而信仰 總理之人格，接受 總理之遺教，即爲紀律之基礎。『明白了這些，那末，如有以小人之心懷疑 總理遺囑的，便是違背紀律了！便不啻以反革命自居，便是我們的敵人，而非我們同志！這是要請大家注意的！』

有人說， 總理的遺囑是應當遵守的，不過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一語，容易被共產黨利用，所以應當分別去取才對，這種論調，亦是大錯而特錯的！要知道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不是空談所能達到的，最要緊的是有良好的方法。 總理對於革命的方法，親口向汪精衛同志講授的，特別注重兩點：一是喚起民衆，因爲中國的民衆數千年來受專制思想的壓迫和近世帝國主義的威迫侵凌，已經由忍受而變成麻木了，如果不照蘇覺醒轉來，任你怎樣奮鬥，是徒然無効的。 總理屢次革命之失敗，就是由於民衆不知道參加，積四十年之經驗，始知宣傳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爲革命至當不移的方法，近來革命勢力之進展，就全賴喚起民衆的工作所由以促成。如果因爲怕共產黨搗亂，就不去接近民衆，那末，怎給共產黨以煽動的機會，得以欺騙農工，橫行無忌，那真是本黨腹心之患了！所以喚起民衆一語，不惟是對付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妙法，亦肅清共產黨最要之良方。二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亦是必要的，因爲國民革命在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特徵，就是在經濟侵略，在武力壓迫，在以不平等條約實施其宰割榨取的暴行，所

以如果自動廢除不平等條約放棄一切特權的，便是我們的友邦，便可以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國際帝國主義，這是當然的道理！國民革命，不是關着門可以成功的，國際帝國主義亦不僅任何一國的仇敵，我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結成反帝的戰線，有什麼不可呢？至如蘇俄從前本來是幫助中國國民革命的，但是後來却縱使共產黨徒陰謀破壞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近且到處焚燒慘殺，爲狂暴式的行動，是已自絕於中國國民，便非斷絕邦交不可了！所以 總理的道兩句話，不但沒有毛病，而且是永遠可奉爲圭臬的，那般杞人憂天的人們，只算是害了精神病罷了！

同志們！同胞們！我們一致起來，遵照 總理遺囑，努力完成國民革命，勿再聽奸人的胡言亂道了罷！現在讓我們來齊呼下列口號：

恪遵 總理遺囑！

實現三民主義！

懷疑 總理遺囑即反革命！

違反 總理遺囑即黨國叛徒！

總理精神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總理遺囑詮釋

三 總理遺囑之解釋

同志們！同胞們！總理逝世三年，已經是不可復活了，但是總理的精神是永不會死的！他從四十年的艱苦奮鬥中，得到了許多國民革命偉大的正確的經驗，這個經驗的結晶，就是留給我們的遺囑。這張遺囑雖然只有一百四十五字，然而關於國民革命的目的方法，和他所著的書籍宣言，以及最近同志所當着手努力的工作等，莫不提綱舉要，包括無遺。所以在國民革命的進行當中，數十萬的國民黨員，都奉這個遺囑為唯一指導，每一集會，必先恭讀總理遺囑，表示十分恭敬嚴肅的情形。就是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各種民衆團體，開會時也先要宣讀總理遺囑，可見遺囑的重要。早已被全國民衆認識了。只是遺囑的文字雖少，而所包括的內容和意義，非常廣大，在平日不注意國計民生，不明瞭時局趨勢政治變化，以及帝國主義數十年來對華侵略的經過和四十年來中國民族運動史要的普通國人，必不能明白此中深義。可是國民革命是要人人來參加的，所以這個國民革命綱領的遺囑，不僅大家讀了就算，還應該詳細的知道他的內容和他的意義，使得實際行動時，有了一個正確的標準，不至誤了方向。所以我們現在來加以的當的解釋，實是切合於需要的。

遺囑的要旨，在指示國民革命的途徑和實際工作的綱領，所以劈頭一句，就是「余致力

「國民革命」，甚麼叫國民革命呢？總理在遺囑上已明白地給我們指示過了。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是國民革命的目的，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是國民革命的方法，建國大綱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是國民革命的步驟，三民主義及建國方略，是國民革命的南針；開國民會議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國民革命最近的政略。總之，所謂國民革命，在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軍閥，以期得到國際上政治上經濟上之自由平等，現在將遺囑中的話，詳逐句解釋其意義如左：

余致力國民革命

這是總理說他一生艱苦奮鬥的工作，是致力於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之意義和對象是甚麼呢？簡單的說，就是：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不同。今之所謂世界革命，不過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別名，其目的在求世界上一個階級的利益，國民革命則不然，他的範圍是一國，他的發生是求一國之自由平等，從「國民」兩個字面上，已可看出這種革命的意義了。障礙一國之自由平等的，有國外國內兩種勢力：國外是帝國主義，國內是軍閥，以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這兩種勢力往往互相勾結，互起作用，不剷除盡，一國永無獲得真正自由平等的希望，換言之，帝國主義與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便是國民革命真正的對象。總理遺囑上面，劈頭就說：「余致力國民革命」是表明他一生所最致力的，是國民革命，同時顯示全體黨員，昭告中外人士，也是國民革命，不要走

入歧途，同時也不許加以曲解！

凡四十年

這是總理說他從事革命所經過的時間，一共有四十年之久。當前清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即總理二十三歲那一年，中法戰敗，國威大喪，總理便立志推翻滿清，鼓吹革命，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廣州醫校卒業後，他在廣州行醫，就集鄭士良——此人與當時會黨極有關係——陸皓東，陳少白等革命同志，組織中國少年黨。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戰後，總理更覺非得即刻起來革命不可，於是組織興中會，以推倒滿清改建共和為唯一的目的，後因窺破清廷虛實，覺得時機已至，遂在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謀襲廣州，但因運械不慎，事機洩漏，同志陸皓東因此被害，同時被捕者七十多人，這是第一次的失敗。事後總理逃亡國外，在檀香山美洲等地鼓吹革命，得了許多經驗，才知道士大夫之類的士紳階級都不是革命的，而真能革命的，在當時發現了洪門徒衆和會黨中人的平民羣衆。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總理在倫敦被駐英公使誘捕，以舊師康得黎氏設法營救幸得脫險。脫險後，在歐洲考察政治，結交名士，兩年中間，心得很多。眼見得歐洲國家雖名為富強，其實人民仍舊受苦，便想為中國謀個一勞永逸的計劃，把民生問題和民族民權兩問題同時解決，於此便完成了總理三民主義的思想。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八國聯軍之役，又激動了總理的革命精神，那時總理還在日本，派人到惠州

廣州一帶起事，自己亦想從香港潛入內地，當總理到香港時，被人告發，香港政府不准上岸，於是從日本轉到台灣，又想潛入內地，但這計劃又受日本新內閣伊藤氏所破壞，而廣州廣州的起事便都歸於失敗。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秋季在東京正式成立革命同盟會，規定了中華民國的名稱，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又有同志在廣州起事，總理知道了，遂從美洲折回東方，過日本爲警察探知，不許留住，於是到檳榔嶼約同志商議進行方法，此後總理再遊歐美，一方仍指導國內革命運動，於是便有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都慷慨犧牲，總理革命的熱忱，因之益烈，又派同志轉謀武漢，於是遂有同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辛亥革命）而總理推翻滿清的志願，乃終以達到，在辛亥革命時總理在國外爲外交上的盡力，如請英政府停止滿清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援助滿清，並取消各處英屬政府放逐令，均得允許，回國後，各省代表於南京選爲臨時大總統，頒布國號爲中華民國，總理對於革命進行，規定了三個時期，順序進行，卽由軍政時期，而訓政時期，而憲政時期，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總理卽主張施行這種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的目的，那知當時一般同志，都以總理理想太高，不加贊成，總理再三曉諭，都沒有效方。又見同志多不守革命信誓，不從領袖主張，只知爭政治上的勢力，想升官發財，結果不過以暴易暴，於國於民，都沒有益處，遂捨棄政治，而專從事研究實業。到了袁世凱叛跡漸露，

暗殺宋教仁，不經國會通過，即向五國銀行團成立善後借款，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總理命同志討袁，失敗後，總理乃東赴日本改組中華革命黨（即今日之國民黨）待時而動。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秋，總理率海軍赴粵，國會開非常會議，舉總理為大元帥，以護法號令西南。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五月，總理因西南將領不足有為，又離粵赴滬，命同志創辦建設雜誌，民國十年（一九二一）陳炯明逐去陸榮廷，總理重返廣州，被選為大總統，舉兵北伐，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陳炯明叛變，其部將葉舉以兵力迫總理出廣州，總理乃避居上海，然數年心血成之著作悉為炮燬。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二月陳敗，總理又到廣州任大元帥職，謀繼續北伐，於治軍之暇，竭力謀黨務的改進，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一月，召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善黨的組織，發布大會宣言，從此以後，國民黨便成了一個很嚴密很革命的黨。七月，粵人反抗英領所公布的沙面條例，英領干涉，總理據理駁斥，英國懷恨，因此暗助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謀以商團推翻粵政府，總理查獲商團私運槍械，嚴留不發，陳廉伯唆使商店罷市，英領通牒謂總理如辱商團，英海軍當以全力對付，總理大怒，對英首相提出抗議，到了十月，才把買商團征服。同年冬季，北京發生政變，革命空氣極高。總理遂親自北上，代表全國人民以爭，求國民會議之實現，十二月三十一日到北京，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十二日便溘然長逝，綜計前後，自一八八五年起，至一九二

五年止，總理致力國民革命，不是恰恰四十年嗎？四十年如一日，始終不懈，百折不回，這種大無畏的精神，真是可以與日月齊光，隨天地不朽了！

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這是說明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本來人類應該自由，不自由便是受了壓迫，人類應該平等，不平等便是受了侵略，壓迫與侵略，是人類不應該有的現象。有了，凡是人類都應該來合力掃除他！使中國不能自由平等的，在外是帝國主義；在內，以前是滿清政府，現在是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而在內的又以在外的做後台老板，在外的以在內的作工具。後台老板不倒，工具不得倒，工具不去，後台老板也不得去，所以想中國自由平等，必致力於國民革命，中國之國民革命，乃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既不像共產黨的革命只為一階級謀利益，復不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黨，想把中國變成帝國主義的國家，來侵略壓迫世界上的各國，這種目的是正大光明的目的，這種革命是應有的行為，不是盲目的暴動，凡是想中國自由平等的都應該來加入這種革命。

積四十年之經驗

經驗就是學問，經過四十年之長久的時間而研究的學問，這種學問不能說不深，不能不有事實上的根據，這種學問，經過四十年之長久時間的實驗，自然是正確無誤，適合國情。

深知欲達到此目的

有正確的學問作基礎，推求達到自由平等之目的的方法，自然是有把握，自然是知之甚深！

必須喚起民衆

這是說明國民革命的第一個方法是喚起民衆，原來國民革命是爲一國被壓迫的民衆謀利益的，以少數的革命黨員來爲民衆奮鬥，何如使全國民衆組織起來，人人作戰，力量來得大，這是喚起民衆第一件的必要。帝國主義軍閥所以敢於侵略壓迫中國民衆，就是因爲中國民衆太麻木，太無力量。要民衆有力量，必須使民衆醒來，趕快組織，民衆有了堅固的團體，便不怕任何方面來侵犯，這是喚起民衆第二件的必要。再看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員大罷工，唐山煤礦的工人罷工，都能團結一致，與極兇惡的帝國主義相決戰，一九二三年京漢鐵路的大罷工，竟然不怕犧牲，徒手而與武裝的軍閥吳佩孚相決戰，在在都證明了民衆團體力量的偉大，同時又證明是喚起民衆的必要。

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這是說明國民革命第二個方法，在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目前帝國主義之

侵略中國，乃取聯盟式的方法，人既聯盟來攻我，我若以一國的力量來抵抗，就是有強固的兵器，富足的糧餉，也不能不失敗，何況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所以總理昭示我們國民革命第二個方法，就是也取聯盟式的辦法，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然後勢方均，然